

三  
國  
志

三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

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

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

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曰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

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

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

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怒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去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發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文帝為太子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

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  
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  
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  
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  
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  
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  
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曰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

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荅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

魏書

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綃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栗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

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

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

軍

魏略曰初太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先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

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太祖出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

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作者不

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

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

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



從猶納其誠歟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

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 文昭甄皇后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

卜皇后

甄皇后

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武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荅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荅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出成敗以爲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

兵亂加以饑饉百姓比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

嚴子慈愛其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建安中袁紹為中子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

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

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卅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願擘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

甄皇后

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覩我顏色乎嘆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荅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

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

怒三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

后請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與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其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明帝

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

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

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承承通於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

甄皇后

微至行顯於不言化疏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龍衮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美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

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庠下使像  
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  
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  
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  
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  
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  
封暢弟溫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  
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卅婦劉爲東鄉君又追  
封逸卅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  
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

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  
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  
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  
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  
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  
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  
又曰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詩禮所稱妣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  
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  
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



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  
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  
姜嫄之閔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  
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  
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  
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  
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  
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  
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  
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  
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  
取后亡從孫黃與公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  
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

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  
建以大邑乎德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

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揚阜引事比並然皆  
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  
曰德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復以女  
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  
婚德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德等皆  
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德廣安縣公  
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  
校尉德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德溫三人位特  
進德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德暮年官更

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德與左衛  
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德由此出德爲大  
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  
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  
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  
齊王囹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青  
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第三人皆爲列侯  
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  
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  
父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 文德郭皇后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

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  
悺高唐公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

郭皇后

月乙卯生生  
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姐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

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  
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  
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  
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  
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  
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  
帝不從遂立爲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  
聲齊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公論誠  
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  
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榮貴人  
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  
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  
以六宮無怨性愉約不好音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  
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

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  
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  
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  
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  
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  
無爲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

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  
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  
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  
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羣臣莫敢

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

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

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諧之

禍不獲大赦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

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

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常懷忿數位

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

追離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

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數親奉冊祖載

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

路皆三光以替翳就黃廬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

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

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帝進表

愍予小子榮榮摧傷塊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諡為駙馬



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  
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  
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  
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  
詳薨子釗嗣

### 明悼毛皇后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  
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  
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  
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

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  
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  
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  
不能以善始未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  
祀矣虞氏遂紬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  
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  
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  
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  
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  
以對揚至德故王化於關雎

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弱位由寵昏貴  
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

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緜芳絡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

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慶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 明元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  
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爲夫  
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  
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  
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蒲爲西都定侯以立子  
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  
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  
封列侯建兄德出養甄氏德及建俱爲鎮護將  
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

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立儉  
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  
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  
字叔始有器局

而強問泰始中疾薨  
子叡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太富貴未有若襄漢東非  
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  
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  
憲範乎後葉矣

后妃傳第五

魏書

國志五

董二表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字仲穎西

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傳卓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

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

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

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

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表隗瑒為掾漢桓

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

少比雙帶兩韃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

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  
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巳  
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數  
討羌胡前後百  
戰餘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  
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爲羌胡數萬  
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  
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  
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  
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  
拜前將軍封聚鄉侯徵爲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  
五年徵卓爲少

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致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効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爲何

進所

召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

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

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

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

太后早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

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



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度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壅雖痛勝於養肉及弱呼船悔之無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

衆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

董卓

維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此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  
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  
去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  
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  
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  
去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

軍苗爲進衆所殺

英雄記去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

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進苗  
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是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

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

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  
可勝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

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

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以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尊皇太后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

聞損辱神器忝汙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感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允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杜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

卓遷相國封鄢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旣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

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

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劒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披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

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

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

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去

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

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

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

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

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

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

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就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

董卓

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  
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  
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懼孚著小  
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關辭去卓送至  
閭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  
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  
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  
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

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

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

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

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

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

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  
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彙弗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  
彊兵誅之可使諸僭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  
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  
密數千甓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  
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  
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  
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宜  
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隸楊彪  
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出後中興更都  
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出案石苞室議宜復還都長安坐中  
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  
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  
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  
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  
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  
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議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  
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  
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甓

作孽尾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  
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  
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面百里又自將  
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  
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  
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  
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特寵放縱為司  
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  
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過殺之

卓至西京為

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

號曰平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  
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

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  
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  
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  
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  
蓋車

卓弟奭為左將軍封鄼侯兄子璜為侍中



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

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郾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郾者各令東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

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

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鵠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鵠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築鄢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郾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董卓

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

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

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焚

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

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

太尉張溫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

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表術交關遂答殺

之

傳子曰靈帝時勝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

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瓛唐珍張顗之黨乎風俗

通曰司隸劉瓛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顗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

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免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

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暉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

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悉推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

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

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

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

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

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

餘人僞署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

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

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

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

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東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是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果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瞋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間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

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出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任賢之詞謬出患入願

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王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傳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

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初卓女壻中郎將牛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

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

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

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

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鉄鎖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允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常爲越所鞭

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

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

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

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旣

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

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

安衆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

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  
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  
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

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傕等放兵

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藉誅殺卓者尸

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住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  
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

身以死朝廷幼主持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  
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傕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  
植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不  
可勝數司徒王允扶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  
拜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  
為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  
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傕傕誅  
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  
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  
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

董卓

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特王室其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斃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

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擲催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氾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氾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氾張掖人一名多

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

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

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

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



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  
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  
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  
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  
略盡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  
廩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廩馬直賜  
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備少乃悉  
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州  
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  
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  
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  
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  
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疑  
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

請稠會議便

汜與惲轉相疑戰關長安中

典略曰惲數設

於坐殺稠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惲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惲送饋妻乃以陂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惲復請汜大醉汜疑惲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惲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

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惲

者惲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遲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惲復移乘輿幸北鵠使校尉監鵠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惲曰朝餽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惲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惲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惲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

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  
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尸釋也今爭  
睡皆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  
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  
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  
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  
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  
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侍中常洽曰惟弗知  
臧否溫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惟使公卿詣汜請和汜  
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之

**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  
關一人劫天子一人賞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

刃之中郎將楊密及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居注曰  
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惟性喜鬼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  
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  
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閤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刀  
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劒持  
刃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  
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

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  
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嶺惟州  
里素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  
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鄴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  
遣令和惟汜鄴先詣汜汜受詔命詣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  
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  
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  
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  
自知之鄴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  
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夏  
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  
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傳權宗族  
苟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  
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揚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  
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惟  
不納鄴言而呵之令出鄴出詣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  
順侍中胡詵為惟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鄴曰李將  
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鄴答曰胡敬才  
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詵曰念卿  
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鄴言我累世受恩身

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之語切恐惟聞之便勅遣鄴鄴裁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鄴忠直縱令去還各惟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惟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渡橋泥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惟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的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泥等兵乃卻既度橋士衆咸呼萬歲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鄧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

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

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

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出為學門瑞少傳家業

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為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馬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濟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

萌萌有答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

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

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帝胥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

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  
以刃樂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奉遲等遂以天子都  
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  
十餘人以遲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  
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  
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  
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文字或不時得也  
奉遲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

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  
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  
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  
許遲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  
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遲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紆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  
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  
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記爲其將  
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  
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



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

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魏書曰

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異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

開紹有姿兒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

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

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

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

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太  
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太  
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  
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  
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  
司諸官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  
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  
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  
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  
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  
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  
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  
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  
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

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  
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  
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  
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  
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旣斬宦者所署司隸校  
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  
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  
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  
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  
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  
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

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

帝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小智大或疑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宜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谷屈彊爲其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推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孝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

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懿城

此語妄之甚矣  
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

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  
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  
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祁鄉  
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  
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  
虞爲帝遣使奉章詔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  
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  
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

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土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軍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

饋糧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遂讓  
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諲等  
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  
為之柰何諲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  
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  
重寶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  
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  
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  
素恆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  
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  
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  
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  
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  
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璜請以兵拒之

馥又不聽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璜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

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



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閭高枕何憂何懼紹遂不從乃

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齊冀州印綬於熱陽與紹

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沮音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

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  
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  
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  
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  
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  
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  
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  
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

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

授為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

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齋詔書

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

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

廚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

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洵軍班與匡書

太自古已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

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

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

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街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

僕於獄欲以費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

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

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取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

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  
離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臣  
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  
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

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

紹皆思為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

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悲

恨且欲微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  
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罷

紹索

去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

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

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關  
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餘  
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  
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鞠義以

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關兵皆曉銳璜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璜所署異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璜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璜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璜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璜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璜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璜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璜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璜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旣破璜引兵南到薄洛津乃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良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

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  
朝歌鹿場山晉巖合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  
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  
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  
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  
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  
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  
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  
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  
之寬親俱陞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  
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

初天子之立非紹

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  
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  
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

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  
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  
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厚于瓚曰漢室陵遲爲日久  
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

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

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

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

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紹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典略曰自此紹

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也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

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  
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出長

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

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

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兇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

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

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

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

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侈不知稼穡之艱難華

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

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  
虜略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  
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  
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又以中子  
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配逢

袁紹

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

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

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  
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  
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  
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  
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  
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  
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  
武跨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  
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  
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  
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  
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  
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  
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



計計在持罕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  
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  
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  
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傳于瓊各典一軍  
遂合而南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  
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  
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  
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  
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  
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  
由已終有望吏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者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  
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  
妖孽鬻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典金輦  
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關賁醜本無令德標  
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績遇董卓侵官  
暴國於是提劍揮鼓致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  
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  
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統脩完補輯  
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賊威柄翼  
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利元元殘  
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威之咎自是士林憤痛  
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  
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阻拯其死亡  
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再造  
於操也後會鑒駕東反羣虜亂政時翼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勗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  
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  
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多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

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  
雖皆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具至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  
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  
速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  
弟墳陵專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  
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歟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繕  
繳充蹊坑塞路舉手往細羅動足蹈機陷是以交豫有無  
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  
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誥外茲未及整訓加意含覆異可  
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  
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  
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墳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  
圖不果七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  
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  
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窮庭若  
舉炎火以炳飛蓬覆倉海而沃熒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

漢道陵遲網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倍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

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

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

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

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忤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

也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

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

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

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  
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  
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  
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  
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  
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  
傳言檐動而鼓訖曰檐發石  
也於是造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  
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  
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  
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

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友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

張璠漢記云殺紹卒

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

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

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

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

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

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涇陰人

或去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闡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



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

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良美，欲以為後

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兒，欲以為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

酷妬，紹死，置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

家。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

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

等為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

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

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

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其親信之與共舉事後  
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  
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  
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

善親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

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

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

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

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

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

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

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傳  
公殂殯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

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戈無  
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膂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  
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  
伯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抗其本  
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勾  
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  
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  
子之違難不適雖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  
之戒遺同盟之恥哉異州不弟之憾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  
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  
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  
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  
曰知變起辛卯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  
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間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  
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疆弱  
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  
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  
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  
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  
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

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衰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歆紂而行鍼叔之鶴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輒蒯瞶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紂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諸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卅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義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雍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

率共衛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剪剝民物上  
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慈念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腦之計  
脅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  
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護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  
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  
之言隳近者在喪之位恃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  
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發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  
民滿野或有髮鬚髮膚割截支體宛蜩蛄痛於幽真創痍號於  
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  
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  
驚愕夫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  
士女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  
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貽先公高世  
之業且三軍憤懣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  
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  
臨陣叛矣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  
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則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逼執  
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  
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  
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竊立連結外讎散

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冀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俊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

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

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  
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  
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  
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  
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  
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  
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  
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  
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

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  
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  
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  
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  
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

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  
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  
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  
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  
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  
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  
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  
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  
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  
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



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  
有意欲活之配既與饒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異  
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  
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  
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  
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  
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  
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  
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害  
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真史籍之罪人達  
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  
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  
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  
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  
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

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  
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  
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  
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赴至別駕韓珩曰吾  
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  
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  
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  
不杲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  
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  
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

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

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僕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

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勝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

毗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

送其首

典略曰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東眾與熙謀曰今

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

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東地

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

熙字顯奕尚字顯甫 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

曹瞞傳云買太祖高韓瑋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

### 袁術傳

行狀曰瑋字子佩代郡人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紹 袁術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  
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  
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  
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  
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  
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  
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  
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  
帝失道使天下叛亂

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  
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  
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  
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

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也關要皆自慶  
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  
胥可復北面乎遠天不祥願詳思之術荅曰聖主聰睿有周  
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僕家小厄之會亂  
尚未厭復欲興之乃去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  
來奔出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  
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  
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  
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  
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引軍

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

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

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  
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  
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  
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

袁術

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

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三輔決錄

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

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

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

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

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

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

誠英人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

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

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  
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  
土崩今雖李卅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  
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匿清定海內信  
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  
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  
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  
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  
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  
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

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  
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  
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  
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

張炯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

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

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

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

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馬方女國色也避亂楊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其愛幸諸婦害其寵語

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慰之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

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



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  
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瀟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  
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  
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  
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  
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雖有四  
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此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  
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  
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  
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  
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  
餘遂死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  
配於權子奮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

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楮恭劉祗田林

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

麟范滂字孟博曾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

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

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

十七進諫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

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

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容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  
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  
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

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具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

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

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表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具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表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

貢獻然比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

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

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

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

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

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

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秦母闔朱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

之後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  
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  
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  
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  
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  
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  
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  
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

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  
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  
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  
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  
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  
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

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  
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  
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  
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  
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  
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  
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  
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  
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今嵩謝嵩不動謂表曰  
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

曰韓高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雖外自儒雅而心

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

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龍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

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

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

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還為讎隙

典論

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許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

今釋眾而來必見讎怒傷親之歡心以瑁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

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

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  
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  
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  
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  
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  
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  
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  
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  
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傳子曰巽字公悌懷柔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

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  
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



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異弟子假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邀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

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又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諱利厚德幾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

劉表

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末副其人而比有賡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琛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

為光祿勳

傳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

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

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

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

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

少所舉行之多矣魏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高太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

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

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

陵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太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

義侍中

章

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

牧伯之位而曹王道末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順脩  
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  
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  
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  
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  
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  
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  
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  
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  
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  
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墊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  
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出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  
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  
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

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

抑有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為桀

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表術無豪主之功纖介之善而倡狂干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

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奸謀無決

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

崇愛至于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

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

於羽遠矣

董二表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

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

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

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

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

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

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

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

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  
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  
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  
職爲亂階注拳  
也力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  
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  
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  
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  
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

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

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

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快勝負

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

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

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

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

布馬中

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



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  
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  
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  
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  
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  
中敲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  
牀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揚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

記曰揚及部曲諸將皆受催兒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揚曰  
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兒催爵寵揚於  
是外許兒催內實保護布兒催患之  
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 張邈傳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

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  
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  
太守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  
隨太祖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  
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  
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  
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  
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  
之捨袁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

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第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收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

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

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

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

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表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

所殺

獻帝春秋曰表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

上帝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

皆禍將溢也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詞經年衣以文繡宰執

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憤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詣

術未至而死而此云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

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

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讐耻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遣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同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

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卅楊軍便開門內將軍  
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卅楊兵悉開門內布兵於門  
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  
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  
治下郾府詣廳事問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  
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囹圄上排壁出詣都督高  
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  
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  
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斫萌一臂順斫萌  
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  
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  
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  
狂或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  
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

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  
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  
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

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  
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  
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  
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  
關但喜解關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  
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  
去不中可留決關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  
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  
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  
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

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  
秦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  
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  
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  
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

初天子在何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  
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  
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  
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  
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  
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



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  
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  
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  
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  
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  
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  
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  
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  
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  
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  
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登陰合部衆以  
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

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  
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  
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  
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  
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  
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  
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  
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  
己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

奉從之勲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

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市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勲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告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咤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琅邪相治宮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言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

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

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

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

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蹙者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卿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

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

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  
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  
縣纏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  
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  
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  
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  
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  
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  
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  
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  
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  
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  
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  
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  
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  
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  
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

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

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布與

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

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

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

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

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

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

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婦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

獻

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關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

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

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

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

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

宮也太祖乃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

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

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

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爲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

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

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

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

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

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

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

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

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

十九卒後許記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



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  
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  
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  
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  
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  
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  
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  
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  
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

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

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  
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縣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  
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  
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  
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  
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  
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  
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曰  
急布刺殺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  
以功加拜伏波將軍其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  
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  
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  
陸不能久歟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  
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慝  
何逃寇之謂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  
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  
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  
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

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羸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爲郎中

###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昱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

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異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楊太守是時邊方有警昱出冠三府舉能遷昱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昱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

臧洪

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是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兒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  
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  
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  
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  
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  
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  
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觚歃血而盟曰漢室不  
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  
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  
豫州刺史仲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

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隊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千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

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

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

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郭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熒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軍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

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  
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  
以恩義洪荅曰隔閼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  
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  
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  
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  
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  
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  
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



去去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  
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訟是非是非之論言滿  
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  
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  
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  
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  
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  
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  
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  
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

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  
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  
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  
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  
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  
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  
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  
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啣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  
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

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

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

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

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

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

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

是子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

度主人之心豈謂二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

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

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

臧洪

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

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  
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懷患不  
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  
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  
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  
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  
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  
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  
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  
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

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又辱  
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  
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  
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  
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  
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  
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  
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  
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

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  
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  
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  
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  
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  
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  
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  
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  
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  
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

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  
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  
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  
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  
宜爲弟同共勳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  
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  
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  
爲已用乃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

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



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表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  
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  
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  
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  
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  
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  
立惜哉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